

文化观察

从喜欢文字到写出作品，从只为发表到有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观，从感性写作到理性写作，从文学新人到异军突起，从《沧州日报》发表到走向全国报刊，他们怀抱文学热情，脚踏沧州大地——



《沧州日报》主办的文学和摄影采风活动 (资料片)

沧州文学新生代 释放创作年轻力量

本报记者 高海涛

时间跨入2020年后，缺乏文学新生力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。就在这时，在诗歌与小说两个领域，沧州生发一股新生力量。他们大多出生在1980到1990年代，从小被文学书籍吸引，喜欢上了文学。达到创作层面，是后来的机缘巧合。随着读书、写作、发表、思考，文学水平突飞猛进，新生代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创作方向。

如果说，阿步、柳三春、蒲宝杰、天天等闪烁于沧州新生代的诗歌星空，那么李浩然、肖靖、赵艳宅、高火花等的小说，则是氤氲着新生代的人间烟火。

混沌中，开启智慧的神斧

刚认识一些字，李浩然就喜欢上了阅读。姥姥、姥爷、大舅妈和二舅妈都是教师，家里有很多藏书。一放假，李浩然就到姥姥家去看书。有一次，姥姥家里没人，大门上着锁。他就从大门下边钻进去，躲进屋里去看。回家的二舅，猛然看到屋里有人，吓了一跳。

幼年时，肖靖是个无祸不惹的“假小子”。夏天，大人们都午睡，她偷偷钻进储物间，乱翻各种东西。一次，她翻到了叔叔、姑姑的旧书和作业本，一遍遍看那些摆布匀称的笔迹时，根据前后的关联，竟然多认识了许多字。从此，她不再爬树上房，更多是安静地读书，树阴下、墙角边、磨盘上，都曾留下她或蹲或坐看书的身影。在那个图画和文字构建的奇妙世界里，书页像一双双翅膀，带着一个孩子的思维自由飞翔。虽然一知半解，但以把一个闭塞乡村的童幻世界延展到无限大。书熏染人的气质，渐渐地，她变成了一个安静的“小淑女”。

高火花在湖南老家时，表姐一直是她的榜样。她读三四年级，表姐已是初中生了。一到暑假，她们就天天待在一起学习和玩耍。上午写完作业一起看小说，下午去山坡、田野玩。一天上午，一只老鼠从她腿间“呼啸”而过，表姐一个“窃玉偷香”的故事，驱散了她的恐惧。二舅是老师，对表姐不严厉，想写作业就写，想看书就看，想玩就玩。表姐考上高中后，二舅跟高火花的父母说，不要管得太紧，想玩就玩，想看书就看书，并把表姐看过的书都给了她。整整80本，她感觉最有趣的就是《山海经》。当高火花读最厚的《红楼梦》时，才知道了表姐说的“窃玉偷香”一词的出处，她更喜欢读书了……

尝试写，作品是成功的基础

虽然，新生代喜欢上文学比较早，可是真正创作却要等到许多年后。

肖靖的处女作《香玲种瓜》，发表在《沧州日报》副刊。2020年初夏，她从事宣传工作，当时正是脱贫攻坚关键时期，疫情后复工复产，她走进农业合作社采访，进入蔬菜种植大棚，眼镜和单反相机都被水汽糊住了。和菜农交谈，她手里积累了很多素材，将素材打散重组，新的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跃动铺陈开来。

2019年10月，高火花在青县听沧州三位作家的文学讲座，受到了很大启发，开始尝试小小创作。正好暑假回故乡，见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，便有了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四叔改厕》，没想到一投稿便被《沧州日报》选中。于是，写作热情高涨。她围绕大运河，写出像《飞翔的鸭梨》《古河少年》等大量作品。后来，又从《山海经》里引申出神话意蕴创作了一组作品，被《大观》推出。

2000年时，赵艳宅曾尝试用小说来重组他对生活的理解，并被《小小小说月刊》杂志吸纳为特约创作员，但其间十多年的民办教师经历，使他的创作一度荒废，直至2015年才又重新拿起了笔。他从细微的生活中攫取灵感，一个个细节加入自己想象，再拓展进行创作，以此反映现实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，在写作中自娱且充实。

2020年，李浩然有了大把的时间，文学梦想终于完全苏醒。起初给一些公众号写稿，一年后，李浩然慢慢找回了十几年的文字感觉，阅读范围也从国内扩大到国外。2021年，李浩然写了五六十万字，然后，向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投稿。去年第八期《北京文学》中，以一篇短篇小说《发明家》，李浩然的名字引起文学界关注。

文学观，走向远方的灯塔

有了自己的文学观点，对于写作者而言，便有了前行的方向。

今年，《河北作家》开辟“燕赵后诗代”专栏，由著名诗人郁葱主持。推出河北“80后”“90后”诗人。沧州的阿步、柳三春、蒲宝杰、天天榜上有名。阿步的诗观最短：“诗歌是我想说的话，但又不是全部。”

有人问阿步：“你的诗歌一双可以在天上、地下、人间探路的眼睛。你知道童话在何处，村庄里的一切都是你得意的玩具，夜晚是你最爱的女巫。你认同吗？”

阿步说：“能够按着自己的步子去走和能够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写，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从发表第一篇文字以来，我一直没给自己设定某一种风格，好好写就是了。我来自农村，不自觉地就将笔伸到村庄之中。我喜欢村庄的安宁、朴实，甚至喜欢它那种小伎俩和小野蛮。但是我觉得，这些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。没有爱，再神秘再美丽的女巫都会变老，终会死亡。”

柳三春这样创作：“诗是审视生活的一双眼睛，在它的眼里有颜色、温度、情感和哲理，是有形与无形的完美组合，是感性和理性的相互转换。我喜欢诗歌的语言，因为它凝练、含蓄、跳跃都是对生活的精雕细琢和通透剖析，诗歌语言产生的过程，是诗人自我认识和升华的过程，是在喧哗中滋养的一份沉默，是在沉默中酝酿的一声呐喊。”

蒲宝杰则认为：“诗歌中有另一个我，它总能在现实与诗歌揉和之后平衡内心。遇见黑暗，就写下光明，遇见孤独，就回忆美好，一边失衡，就写下另一边。一颗星星，我认定它不是一个游子的信仰，星光之光，在现实当中照不亮世界。我写诗，为了那些不会写诗的人，希望他们看到我的作品后能得到一丝慰藉。”

天天的诗观是：“灵魂的城堡。影子休憩的所在。

我看见哭泣忧郁的自我，自由不羁的灵魂，鲜花盛开的春天，一个提篮采花的少女。回眸一笑。即使狂风暴雨，也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和梦想。诗歌生生不息，梦想生生不息。”

著名诗人郁葱评介说：“天天的诗歌给人们提供了我所期待的作品的范本，她的诗是明朗的，明朗显然优于艰涩；她的诗是深厚的，深厚显然优于肤浅；她的诗是温情的，温情显然优于冷漠。”

新生代，吹响攀登高峰的号角

新生代代表着沧州诗歌小说的年轻力量，近几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。阿步的诗歌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星星》等，出版有诗集《夜里的马达》。2011年，获得第三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。《新鲜的弧度（组诗）》上榜2021河北文学榜。

李浩然、肖靖、赵艳宅、高火花的小诗，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《当代人》《小小小说月刊》等，多篇被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小小小说选刊》《文摘周刊》及中国年度选本转载。柳三春、蒲宝杰、天天也在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延河》《绿风》等，发表过大量诗歌作品。

谈及今后的努力方向，肖靖说：“曾经以为人作协就是作家，但当我加入省作协之后，反而觉得离作家更远了。我觉得一名作家要有广阔的胸怀，有庞大的知识体系，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理论水平，其作品有文化精神，且能传播悠久。而我似乎都不具备，我现在只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写出来，把生活里杂乱无章的素材整理出来。”

高火花说：“断断续续写了近两年的小说，发现越来越不会写了，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写作上有很多欠缺。当我把困惑求助于作家老师时，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诉我，这个时候就要慢下来，静下心来多读书。教学之余，重读《山海经》，那种感觉妙不可言，奇异的花草树木、虫鸟鱼兽和上古神话告诉我——中国文化，是文学的成长之根。”



“80后”“90后”诗人诗歌研讨会 (资料片)

沧州医专

举办多场张锡纯经典读书会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为弘扬中医药文化、提升年轻学子对中医大家张锡纯的认知，近日，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在学校图书馆举办了多场张锡纯经典读书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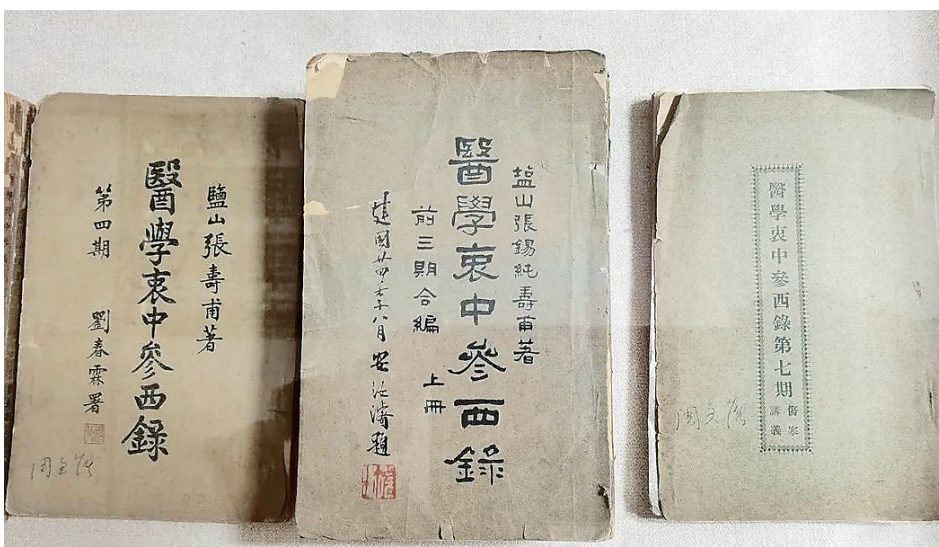
新学期首次讲座，读书会邀请了张锡纯文化研究专家、沧州医专特聘顾问王鹏。他以《漫话衷中参西录》为主题，就张锡纯生平及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版本进行了解读。配以大量史料佐证的讲解，内容丰富，

直观生动，引发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。

10月12日第二场读书会上，沧州医专中医系系主任徐智广以《从小柴胡汤应用谈中医学习》为题，讲授学好中医的方法与途径。10月21日，读书会组织收看了张锡纯第三代传承人、全国首届名中医陈宝贵以《谈张锡纯先生的学术特点》为主题的讲座。陈宝贵结合张锡纯学术论著理

论与临床实践案例，以中医“整体观”为抓手，结合多例疑难病案，辨析病理，剖析根本，兼顾中西并照顾宏观与细节。讲座期间，同学们还参观了学校古籍室，开阔了眼界，丰富了医学知识。

读书会负责人表示，希望学生们以张锡纯文化学习研究为契机，不断深入学习祖国的中医药文化，传承并弘扬好这一瑰宝。



张锡纯文化研究学者王鹏捐赠给沧州医专的相关书籍

多点碰撞 梳理沧州“大文化”

祁凌霄

今年，《杂文月刊》连续刊载了沧州王长松谈沧州文化的系列文章，计有《柴声灯影映名楼》《鲜为人知的雕版印刷》等。已刊和即刊的文章，均来自于王长松近两年对沧州文化的整体思考和梳理，有数十万字。文字虽已结集、尚未出版，但审视其思路、架构、语言风格等，是散文？史论？学术研究？似乎都有影子，但又都不是。这不禁引人思考——就推介沧州文化而言，大众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字？

传统文化素以整体观为重。近代以来，受西式思维影响，专业分工趋于细化，学术分科越来越细。成就固然可嘉，但科分而再分永无穷尽。仰之弥高，钻之弥深，俯仰之间，忽然白发苍头，陷于空疏、琐碎、卖弄或冷僻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研究的本意。专于一门，当然有利于纠正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的偏失，陷于空疏、琐碎、卖弄或冷僻，则使学术孤立，与大众疏离。

王长松不是文史研究方面的专家，他以管理、筹划见长，虽非学界中人，但对学问素抱敬畏心，履行致用之愿。数年来，无论是在沧州、省会，还是在衡水，他都利用工作间隙，从各种似乎独立的学科中探求沧州多样的文化历史，以摸索它们之间、它们与社会的关系，它们作为文化存在的共性，并加以纵横勾连，盘点整合，转化成为可触可感、有现实历史意义的文字。所谓旁观者清，对文化整体审视的思维和视角，恰需一些专家吸纳。挖掘文化原点，厘清原点因历史变迁而衍生的线、面关系，又是整体看待沧州文化所必须。

诗言志，歌咏言，文以载道，传统文化以简要鲜明、真情实感为要。一言道破，片语中的，朴实无华，直达大众所思所想，文字更动人。任何学问，无论多么高深，都需要关注人、关注人生、关注自然、关注社会，沧州文化研究更应如此。这种关注不能偏离一个基准——人情，个人的情感及人共有的通感。言而无情，受众有限，行之不远。比如，人性普遍好奇，这种好奇夹杂其他情感，往往会被衍化为对前世今生、对家国历史变迁的关注或关怀。虽然学术研究素以严谨准确为第一义，多以第三者口气叙述曾发生的事实，但是，没有情感的文学往往给人以冷峻、枯燥、干瘪的感。对大众而言，这样的文字读下去，读完的兴趣似乎不大。

王长松在文字里进行了原点到原点的推演，这也是大众所关注的焦点。虽然有些推演或有瑕疵，但这种大众性人文情感、观点、原点相互碰撞发出的心灵回声，却能激荡人心，提供新思考。瑕疵随时推移可陆续修正，而回声和激荡提供的价值，历久弥珍。

对学术、文化而言，如果研究成果能和活泼泼的人生产生关联，那当然值得。但现实中，许多宝贵的人生，往往被所谓的研究浪费。鲁迅遗囑中曾说：千万勿做空头的文学家。若学问与空谈成为发小闺蜜，那么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研究家、学问家等，皆无存在之必要，不如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
沧州的优秀文化本来就是整体的、富有生气的、关怀人生的，虽然情随事迁、文随世转，但基点不变，动态永恒。传统文化精髓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，其原因，就是这些精髓生动活泼而又整体内动，不断在内部生发出适应历史、社会、大众情感等变迁的整动力，而非僵死不化，或有挫折，但挫折中曲折行进，在挫与折中鼓荡着生生不息的魅力。

采撷沧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节点，对重要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或推想，视点、焦点、原点多点碰触，尝试通俗不庸俗的思考和语言表达，从而使沧州文化广为人知、深入普通群体，鲜活灵动，不仅对地方文化建构有重要意义，同样可抽绎出梳理“大文化”的规律和方法。